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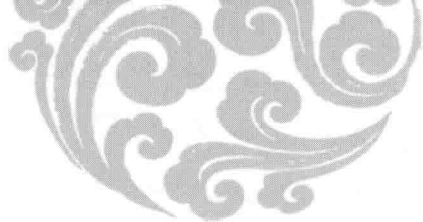
「玄幻小说系列」

下册「大忍无术」

大唐

忍者 History
秘史 索巴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玄幻小说系列」

大唐忍者秘史

下册「大忍无术」

索巴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忍者秘史. 下册, 大忍无术/索巴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060-8935-7

I. ①大… II. ①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6427 号

大唐忍者秘史·下册·大忍无术

(DATANG RENZHE MISHI · XIACE · DAREN WUSHU)

索 巴 著

责任编辑: 张 旭 刘小兰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935-7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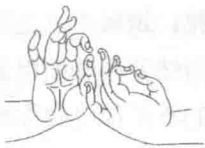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736

目录

第五十一回	台怀镇灰鹤起舞	洛阳城雪螭飞奔	1
第五十二回	琼瑶圃琅玕点花	牡丹台贵妃醉酒	16
第五十三回	试白马忽惊官驾	品红花酣战香茗	29
第五十四回	听半言南山投水	陷贼手莺莺失节	42
第五十五回	析文字乾坤顿开	辨琴音玄机终现	54
第五十六回	赴骆谷箫声引燕	探京城市集塞尸	67
第五十七回	听咽曲魂归幽府	看冬花颊留唇香	81
第五十八回	乘白鹤女儿有意	闹喜宴洞房无光	95
第五十九回	南山万里寻归凤	花粉一念绝玉髓	108
第六十回	藏绢书家学在望	揭秘事亲义绝踪	121
第六十一回	展双翼笑傲苍宇	掷两骰梦话浮生	135
第六十二回	筹嫁衣才进苏城	息内斗又入秦山	149
第六十三回	惑人之术反感己	嗔心之火还自焚	163
第六十四回	罗刹谷花粉赠旗	草木阵归凤焚信	176
第六十五回	幽幽深谷殉国忍	嵬嵬绝壁泻黄沙	189
第六十六回	去如来沙还归土	无似有镜破显真	203
第六十七回	吼声喝喝气盖世	烦恼重重心难明	217
第六十八回	破烦恼比肩风逝	脱缠缚痴情幻生	231
第六十九回	黑绳三智救祖孙	曼陀容永迷幻境	246
第七十回	馨兰演琴声摄魂	琅玕通心语惊天	260
第七十一回	海棠庄情痴舍身	地藏殿灵光还魂	274
第七十二回	心愚神黯无天日	情真意切有吉星	289

第七十三回	救将军孙遇隐遁	更姓名琴燕归家	303
第七十四回	涅槃谷莫英斗智	金刚洞归凤悟心	317
第七十五回	野狐出山葬荒冢	泥牛入海无消息	333
第七十六回	东洋水远大仇报	西方路直法眼明	347
篇外			363



第五十一回

台怀镇灰鹤起舞 洛阳城雪螭飞奔

次日一早，光波翼便受了莫英嘱托，再次飞往晋阳，采买了许多粮食、棉被、冬衣等物，送到台怀镇东南数里之外的“义善坊”。此处聚居了数百名从晋阳等地逃来的难民，多为躲避战祸至此。

除了粮食、衣被，光波翼又分给每人二两银子，那些难民惊喜之余不明就里，竟有人私下议论，或许是某个大户人家的主子患了重病，以此来祈福消灾的。

夕阳西下，光波翼方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莫英忙为光波翼换下外衣，又亲自为他打了热水洗脸，一面让小萝准备晚饭。南山却一直坐在那里看着光波翼与莫英二人发呆。

光波翼一边洗脸，一边低声问莫英道：“你对她说了？”

莫英道：“总不能瞒她一辈子。反正家里已有了一位忍者，也不在乎再多一位。”说罢扑哧一笑。

光波翼接过莫英递来的布帕，拭干脸上的水，对南山微笑道：“南山，你怎么了？为何这般面孔？”

南山撇嘴道：“我在生气。”

光波翼问道：“为何生气？”

南山说道：“原来姐姐一直都瞒着我。”

光波翼道：“这又何必？我还不是同你一样，也是刚刚才知晓。”

南山道：“姐姐不过瞒了哥哥一二年，却瞒了我这么多年！若不是哥哥先坦白了，说不定姐姐会瞒我一辈子。”

光波翼道：“怎么会呢，姐姐不过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你罢了。”

南山撇嘴道：“哥哥当然要帮着姐姐说话，合着伙来瞒骗我。”

光波翼苦笑道：“我们不是都已向你坦白了吗，如何还说是瞒骗你？”

南山从椅子上跳起来道：“我不管，反正你和姐姐都要将功补过才行。”

光波翼问道：“如何将功补过？”

南山道：“哥哥要教会我忍术，我也要做忍者。”

莫荃插道：“傻丫头，忍者岂是人人都做得的？”

南山反问道：“为何你们都可以做得，我却偏偏做不得？”

莫荃道：“寻常忍者都要自小苦练而成，尚有终身也练不成器的，那辛苦如何是你能够吃得的？”

南山道：“我小时候姐姐又没教过我，如何知道我吃不得苦，又如何知道我便练不成器？你们上次欠我的账还没讨还呢，如今又不让我做忍者，我如何忍得下这口气？”

光波翼笑道：“原来如此。你倒说说看，你为何要做忍者？想练成个什么来？”

南山见似乎有商量余地，忙收了一张板脸儿，跑到光波翼身前道：“我要学哥哥的变身术。”

光波翼问道：“为何要学这个？”

南山稍稍沉吟道：“这个最好玩，想变成谁的模样都行。”

光波翼道：“忍术岂是拿来淘气的？以你这般心思，凭谁也不会教你。”

南山忙说道：“其实我只想学会变成哥哥的模样！”

“哦？那却为何？”光波翼问道。

南山忽然红了脸，低头搓弄起手指来。

光波翼与莫荃一时都想到光波翼变身成莫荃之事，大家便都无话了。

半晌，光波翼说道：“南山，变身术乃是最难修炼的忍术之一，若非根器上佳之人苦练十余载，绝无可能修成。纵然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待学会变身术时，也已是几十岁的人了，那又有什么好玩的？”

南山苦着脸道：“照哥哥的说法，我便没有希望了？将来你和姐姐两个……”话说到一半，忽然眼圈一红，便住了口。

莫荃走到南山身边，抚着她肩头柔声说道：“好妹妹，姐姐不会离开你的。”

南山叫了声“姐姐”，一头扑进莫荃怀中哭了起来。

待南山稍稍平复，光波翼在旁说道：“不过，我倒是想传授给南山一门忍术，日后也常常会用得上。”

南山忙放开莫荃问道：“是什么忍术？”

光波翼回道：“御鹤术。”

“真的？”南山闻言立时来了精神。

光波翼又道：“这御鹤术倒不甚难练，上根者一二年，下根者八九年，总能驾鹤飞起来。前日我探过你的脉气，以你的资质，应该不用太久便可修成。”

南山大喜，叫道：“太好了！我就学这御鹤术，日后便可游遍天下了。”

莫荃笑道：“你还是这个淘气的想法。”

光波翼正色道：“不过有一样，学习忍术，你可千万不许在人前炫耀。”

南山连声应道：“知道了，知道了。哥哥，那你从明日开始便传授我御鹤术吧。”

光波翼笑道：“急什么，我先传你一句咒语，你须每日持诵，至少诵满十万遍之后我才能正式传授你忍术。”

南山问道：“是什么咒语？为何要先念这个咒语才能学忍术？”

光波翼道：“所有忍者入道均须先诵此咒，此咒可谓一切忍法之根本咒语，只有先持此咒，才能成就各类忍术。”

莫荃插道：“是啊，十万遍也只是最低要求，当年父亲让我诵满一千万遍方才传授我忍术。”

“啊？一千万遍？究竟是什么咒？”南山急道。

光波翼道：“此咒即是释迦牟尼佛的心咒，释迦如来成就之一切功德尽在此咒中，故而诵此咒之功德极大。”

“哦？那是如何念法？”南山追问道。

光波翼道：“明日我自会正式传授你，不过先念给你听倒也无妨，你听好了。”随即诵道：“嗡，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耶，梭哈。”

南山拍手道：“原来是这个，也不算很长，我只需两日便可诵满十万遍。”

光波翼笑道：“好，你若能一向这般精进修持，必会很快修成御鹤术。”说罢看了看莫荃，莫荃与他目光相触，渐渐止了笑容，对南山道：“南山，你去看看晚饭准备得如何了，归凤哥一定饿坏了。”

南山答应一声，高高兴兴地跑出门去。

莫英轻声说道：“归凤哥，我知你心中想什么，我也正想问你，光波伯伯过世之前，可曾为你传授过凤舞术的灌顶？”

光波翼眉头微蹙，摇了摇头道：“我很小便随着母亲离开父亲身边，到幽兰谷生活，四岁那年父亲便遇害去世了。我并未记得父亲为我传授过灌顶，也从未听母亲和义父说起过。怎么……”

莫英道：“原来如此，归凤哥，你可知道这凤舞术的修炼之法吗？”

光波翼又摇了摇头。

莫英接道：“凤舞术乃归凤哥的家传秘术，欲修炼此术须满足两者。其一，必须有光波族血统，且须是男子；其二，必须得到已修成凤舞术之人的灌顶方可修炼。此两者，任缺一种便无法修炼凤舞术。”

光波翼蹙眉问道：“你是说，我今生根本无法修炼凤舞术了？”

莫英低声道：“凤舞术法本中便是这般说法。”

光波翼叹口气，怅然说道：“凤舞术在我光波家历代单传，当年父亲凭借此术冠称天下，没想到，如今竟一断永断了。”

莫英从身后抱住光波翼，柔声说道：“归凤哥，其实有件事，我担心了好几日，自从我知道归凤哥的身世之后，便开始思前想后，不知该如何对你说起。”

光波翼问道：“什么事？”

莫英道：“你可知道这凤舞术固然厉害，却有一样极不好的。”

“嗯？”光波翼疑问一声。

莫英续道：“归凤哥可否知道，光波家历代先祖中，修成凤舞术之人都活了多大年纪吗？”

见光波翼默不作声，莫英自己答道：“都在四五十岁吧。”

光波翼拉开莫英抱住自己的手臂，转过身面对莫英，扶住她肩头，叫了声：“莫英。”

莫英又道：“因这凤舞术耗费脉气太过，故而修炼之人大抵不过四五十岁的寿数。”

光波翼道：“你是担心我一旦修成了凤舞术，便也同先辈们一样，命不久矣吗？”

莫英道：“我知道光波伯伯为恶人所害，归凤哥必定要学成凤舞术，为父报仇。我亦知道无法劝你不学此术，却也不愿你学成此术，所以我甚至不想向

归凤哥承认，自己便是百典族传人，可我又无法瞒你。”说到这里，莫芙眼泪簌簌而下。

光波翼苦笑一声，将莫芙揽在怀中，柔声说道：“难怪你犹豫再三，迟迟不愿表明身份。”光波翼此时心中百味杂陈，好不容易寻回莫芙，又得知她是百典族传人，欣喜之余，却发现自己竟然无法继承家传秘术，空自欢喜一场。然而听莫芙如此一说，亦不知是好是歹。若当真修成凤舞术，自己只能活到四五十岁便抛下莫芙而去，如何忍心？如何甘心！如今既学不成凤舞术，一旦证实目焱便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以他的忍术修为，自己如何得报大仇！

只听莫芙又道：“归凤哥，我知你心中难过。其实，也未必一定要学成凤舞术才能报仇。任凭哪一种忍术，修炼到极致，威力皆不可思议。以归凤哥的天资和忍术修为，假以时日，必能与四大国忍不相上下。到那时，又何愁报不了父仇？”

光波翼知道莫芙只是在安慰自己罢了。固然自己刻苦修炼，忍术日进，对手又岂是平庸之辈？忍术修为又岂能停滞不前？待自己修炼到与他不相上下时，也不知几十岁了。当下无话，又苦笑一声，将莫芙抱得更紧了些。

南山果然日夜精进诵咒，不足两日便诵满了十万遍释迦牟尼佛心咒。自此，光波翼便每日教授南山御鹤术，兼与姐妹二人诗酒游乐，又常常四处救济穷困，当真过起了与世无争的逍遥日子。莫芙却能察觉得到，光波翼常常将一丝忧闷埋藏在歌笑之下。

南山终于招来了第一只灰鹤，兴奋地为那鹤儿取了名字，又将其养在园中，拉着莫芙一同为那鹤儿梳洗羽毛，小萝与纪祥也都围住那鹤儿观看，只道是无意中自己飞来的。那鹤儿倒也乖巧，竟时不时张翅起舞，惹得大家欢笑不已。

这一日，光波翼独自一人在书房中，取出孙遇临摹的父亲遗作——阆苑十二楼图，对着那图画发呆。不久莫芙走进门来，为光波翼端来一壶热茶。

莫芙从未见过那画，便上前细看。

光波翼道：“此画乃父亲临终前所作，其中或有奥妙，我却始终未能看出。”

莫芙问道：“归凤哥上次离开杭州，前往阆州，便是为此画而去吗？”

光波翼道：“我是想查明父亲遇害真相，当今北道长老目焱的嫌疑最大，

我却一直无法查到确切证据。上次去闽州反而中了邪道幽狐的诡计，惹出许多无谓的风波来。”

莫莢道：“或许有一个能够帮助归凤哥查明真相。”

“谁？”光波翼扭头问道。

莫莢却摇摇头道：“我也不知此人名姓，却知道有这样的人，至少有一位。”

光波翼不解地看着莫莢。

莫莢微笑问道：“归凤哥可知我百典家的本事吗？”

光波翼道：“我自幼便听义父说过，百典族忍者有两样本领，一是独步天下的遁术，二是通晓全部忍术传承，对于各族忍者的忍术皆了如指掌。只是百典族忍者自己却不许修炼任何其他忍术。”

莫莢点点头道：“归凤哥所言不差，只是我百典族如何能够对其他各族忍者的忍术都了如指掌呢？”

光波翼道：“自然是因为通晓了全部忍术的修法。”

莫莢道：“所谓的了如指掌，不但要知道这忍术的修法如何，还要知道这忍术是否有人在修，是否有人修成，其修为究竟如何。”

光波翼讶道：“这便如何能够知晓？”

莫莢道：“其实我百典族还有一种本领——寂感术。”

“寂感术？我却从未听说过。”光波翼道。

莫莢又道：“非但归凤哥没有听过，只怕连各道长老也未曾听过。这寂感术乃极秘之术，我祖上遵从非空大师之教，连此术的名字也不令外人知晓。”

光波翼道：“那你今日将这名字说出，岂不坏了祖上规矩？”

莫莢忽然红了脸，小声道：“除非是夫妻之间……”

光波翼心中一甜，轻轻拉起莫莢的手道：“那你可千万莫要坏了规矩。”

莫莢想要将手抽回，却被光波翼握住不放，更羞得低了头，娇嗔道：“你还要不要听人家把话说完？”

光波翼这才放开莫莢，只听她继续说道：“施展此术时，便能感知到是否有修炼某种忍术之人，亦能大致知晓他的方位所在。从前，我曾感知过这世上仍有人会通心术，至少两年前尚在。”

“通心术！”光波翼大为惊讶，又道，“难道通心术尚未失传？为何你说至少两年前尚在？如今却怎样了？”

莫莢回道：“我最后一次施展寂感术是在两年前，那时尚未与归凤哥相识。施展寂感术，须内外俱寂，故而对施术环境要求颇高。从前家父在世时，我每月至少都会施术一次，父亲过世后，此术便施用得少了。结识归凤哥不久，接连发生了许多变故，之后一直四处奔波，每日也常与南山厮守一处，更加无法施术。否则，我早已看穿了归凤哥的忍者之身，也不会让归凤哥瞒了我这么久。”

光波翼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只是那通心术如何能助我查明真相？莫非还要请那精通此术之人当面与目焱对质不成？”

莫莢道：“看来归凤哥对通心术并不知晓，这也难怪，传言通心术绝传已有数十载，如今了解它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我想，或许识族忍者也同我们百典族一般，不想再纠缠于世上的争斗，便改了姓氏，混迹于市井罢了。”

光波翼道：“原来百典前辈是有意躲避各道忍者，故而才隐姓埋名。”

莫莢笑了笑，又道：“通心术并非如那邪道幽狐的读心术一般，只能看看人的心思而已。通心术之所以被视为珍贵秘术，乃是因为施展此术，可直视他人的阿赖耶识，令那人曾经动过的每一念、说过的每一言、做过的每一行，都无法隐瞒，可谓一览无余。”

〔按：阿赖耶识，佛教术语，又名藏识，因其记录、含藏了每个人的一切善、恶，心念、言行，而且永远不会失去，故名藏识。佛教认为众生轮回生死者即是此识，故俗称神识。〕

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云：A'laya，又作阿剌耶，心识名，八识中之第八。旧称阿梨耶，译曰无没，有情根本之心识，执持其人可受用之一切事物而不没失之义。新称阿赖耶，译曰藏，含藏一切事物种子之义。又曰室，谓此识是一身之巢宅也。盖此识中所含藏之种子为外缘所打而现起，以组织其人之依（外界）、正（身体）二报。“三界唯一心”之义即由此识而立。〕

“如此便可洞悉目焱内心的真相了。”光波翼接口说道。

莫莢点了点头。

“看来这识族忍者如今多半也不会姓识了，我们却要哪里寻他？”光波翼问道。

莫莢微微笑道：“如今有归凤哥在身边，也不必再背着南山，我便可大胆施术了。今晚我便施展寂感术，看看他现今身在何处。”

次日清早，晨曦透出天地交际，莫菱推开房门，看见光波翼已在门外守护了整整一夜，忙将他拉进房内，让他坐下。

光波翼尚未坐到椅子上，便开口问道：“结果如何？”

莫菱含笑道：“放心吧，归凤哥，已经找到他了，此人应该在南方千里之外。两年前我观察时，看到有两位修成通心术的识族忍者，如今却只寻到一位。”

光波翼道：“或许也是父子二人，如今过世了一位。”话才出口，光波翼忽觉不妥，尤其他说“也是父子二人”，只怕会勾起莫菱一些伤心往事来。

莫菱却只淡淡一笑，道：“如此也未可知。”随即又道：“归凤哥打算何时启程去寻他？”

光波翼道：“愈快愈好，免得夜长梦多。”

莫菱点点头道：“也好，我这便去准备，明日一早咱们便启程。”说罢便要起身。

光波翼忙拉住莫菱道：“不忙，昨夜你辛苦一宿，歇息两日再走不迟。”

莫菱道：“我不妨事，倒是归凤哥在外面坐了一夜。”

光波翼道：“这算什么，只如闲坐歇息一般。那便这样定了，两日之后咱们再启程。”

莫菱道：“我听归凤哥的。归凤哥……”

光波翼凝视着莫菱，知她还有话说。莫菱犹豫片刻，又道：“昨夜，我还看到西北方向，有人在修炼目离术。”

光波翼嘴角翘了翘，应道：“我知道，一定是目焱。”

莫菱又道：“他的修持好像有了很大进展，照昨夜情形来看，应当再过三五年，他便会修成了。这目离术除了最初的目族忍者之外，还从未有第二人修成过。”

光波翼微微点了点头。

晚饭时，大家有说有笑，光波翼借机说道：“南山，过两日我和你姐姐要外出办一件事，你乖乖在家练功，好生养你的鹤儿。”

南山问道：“你们要去哪里？办什么事？”

光波翼道：“我们去洛阳一带寻找一个人。”

“洛阳？我也要随你们一同去，正好去散散心、解解闷儿。”南山说道。

光波翼为南山夹了一口菜，又道：“我们又不是去游玩，你最好还是留在

家中，最近府中又收留了几个新人，你留下也好帮忙照看照看。”

南山忙回道：“不是有小梦和纪祥吗，平日也是他们管着这些，哪里用得上我？我不要留下，不许你们撇下我。”

光波翼道：“我们这次是去寻找一位忍者，尚不知有无危险，况且用不了多久我们便会回来了，你还是留在家中练功的好。”

南山撇嘴道：“我就知道，你们早晚会嫌弃我碍手碍脚，早晚都有抛下我的这一天，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说罢竟然眼泪汪汪。

莫芙忙安慰她道：“你这小东西，总拿这些话来激人，谁嫌弃过你了？再难的时候姐姐也不曾丢下你，你又何必做出这般可怜模样来？也罢，你若真想去，便带你一同去好了。”

南山闻言仍嘟着嘴道：“姐姐虽这样说，哥哥却未必答应呢。”

光波翼笑道：“看你这副模样谁敢不答应呢？若不然又会拿出欠账讨债的话来噎人了。”

南山哼一声道：“既然哥哥这样说，我便非要拿出这话来，你们以后再也不许说出留下我一个人的话，不管你们去哪里，都要带着我一起去。”

莫芙笑道：“好好好，依你便是。”

南山又道：“还有，这次可否带着我的鹤儿一块儿去？”

光波翼摇头道：“恐怕不行。”

“为何不行？”南山问道。

光波翼道：“我们要乘丹顶仙鹤去，每个时辰可飞一千六百里，你那灰鹤却只能飞一千里，我们到洛阳时，只怕它还在半路上呢。”

南山无奈，只得叹口气，支着下巴发呆。

莫芙看她呆呆的样子不禁扑哧一笑。

南山瞥了一眼莫芙道：“有什么好笑的？总有一日，我也要招一只丹顶仙鹤来养。”

莫芙抿嘴道：“那你可要多多刻苦用功了。”

两日后，三人趁着天色未明便乘鹤起飞，天亮时已飞出数百里之遥。刚入辰时，三人便已进了洛阳城。

五月下旬，洛阳天气已颇为炎热，不比清凉山中。

三人先寻了家静僻客栈落脚，吃过早点，莫芙便上座修法观察，不大工夫

便收了忍术，让光波翼进到屋中，高兴地说道：“此人就在这洛阳城中！”

光波翼忙问道：“能确定吗？”

莫荃点头道：“距离愈近，我便看得愈真切，也愈容易察知其确切方位。以适才定中情形来看，此人就在东北六七里外，咱们到那再施术一回便可确知了。”

光波翼道：“你连续施术未免太过辛苦。”

莫荃微笑道：“不妨，只要施术时不被打扰便好，有归凤哥在身边，我心里踏实得很。”

光波翼闻言将莫荃紧紧拥在怀中，半晌，莫荃轻声说道：“归凤哥，咱们还是赶快去吧，免得那人一走动，便无法追踪到他了。”

光波翼这才放开莫荃，到隔壁叫上南山出发。南山正独自在房中闷得无聊，见来唤她，忙高高兴兴地跑出门来。

洛阳乃多朝古都，自夏帝太康最初建都于此名“斟那”之后，后朝便多于此建都。唐虽都于长安，亦以此为东都。睿宗时更名为“神都”，武则天建大周后便定都于此。故而洛阳一向为昌盛之地、繁华之都，为丝绸之路的最东端，加之又为水陆枢纽，胡商多经广州、扬州而抵洛阳，再由此去长安。文人集市、商旅接踵，古城盛况可想而知。可惜安史之乱，洛阳遭受浩劫，其后繁荣之貌大不如前。饶是如此，终不失为中原一流裕地。

走到街上，南山雀跃而行，左右那寻人之事与她无干，倒落得个轻松自在的心情。

三人从修文坊出发，向北过了天津桥，沿洛水东行。只见沿岸桃李茂盛，杨柳成荫，水上长桥横流，清风逗波，自然令人神怡气爽。

南山叹道：“这洛水果然别有一番气韵，怪不得曹子建渡洛水而作《洛神赋》。‘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这话倒像是说姐姐的，不知那宓妃与姐姐相比，谁更美些？”

莫荃道：“你又胡说，我这丑八怪怎么敢与宓妃相提并论？”

南山道：“姐姐自己说的可不作数，须听哥哥说来。”

光波翼笑道：“依我看，你姐姐比宓妃还要美。”

南山拍手叫道：“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若将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改作‘翩若惊凤，婉若游龙’便更加贴切了。”

光波翼闻言哈哈大笑，莫荃故作生气道：“好啊，你们两个合起伙儿来挪

掬我，这回我再不能饶你。”说罢伸手去搔南山腋下，吓得南山赶忙逃开，躲到光波翼身旁，莫英随后便追，二人一前一后，绕着光波翼转来转去。

笑闹一阵，南山告饶，又道：“传说宓妃乃伏羲小女，因溺于洛水，故而做了洛水之神。那娥皇、女英也是因为投了湘水，故而才做了湘水之神。为何这水神都是女子做的？而且又都是美丽女子？”

光波翼道：“大概女子若水吧。”

南山又道：“不过娥皇、女英总好过宓妃，毕竟姐妹二人日夜厮守，生时同嫁一夫，死后同游一水，也不至于孤独寂寞。”

（按：《史记·五帝本纪》及《列女传·有虞二妃》载，尧帝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做妻子，姐妹二人共同侍奉丈夫，甚有妇道。三年后尧将王位传与舜，而二女也成为母仪天下的典范。传说舜南巡时死于苍梧，藏于九嶷山，二女扶竹向九嶷山方向泣望，泪痕染竹成斑。后姐妹二人投湘水而亡，成为湘水之神。晋张华《博物志·史补》云：“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今江南有斑竹，亦称“湘妃竹”，盖出于此也。屈原的《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即为歌颂二女所作。）

光波翼与莫英皆听出南山话中有话，便都缄了口，不再搭话。

南山又自顾说道：“‘沉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我倒觉得这《湘夫人》作得比《洛神赋》更美，更有回味的余地。”

光波翼道：“南山，咱们还有正经事要办，须走得快些，免得误了时光。待了了这桩事，咱们再到水畔吃酒吟诗吧。”

走过六七坊之地，到了临水的“铜驼”“上林”二坊之间，莫英道：“左右便距此不远了，咱们便在岸边稍坐，待我再看一看。”

正说话间，忽闻马蹄乱响，只见北面由东向西奔过五匹飞马，打首那马儿浑身雪白，阳光映射之下竟熠熠刺眼，加之体型高大健硕，四蹄撒开，白尾飘飘，颇有些化龙欲飞之势。马上那人，虽看不清面貌，却见衣着甚为光鲜，身后跟着四人，清一色锦衣乌马，虽不可与为首那人同语，人马英姿也远胜长安显贵之家。

“好俊！”南山不禁脱口赞道。

“你又不曾看得真切，如何知道人家俊不俊？”莫英笑道。

“我是说那白马好俊，谁又理会那骑马的人？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雪白的马儿，竟好似披了层白缣一般。”南山忙回道。

光波翼也笑道：“不错，这白马世所罕见，必是一匹宝马。”

南山又道：“不知那几人是什么来历，想必是这洛阳城中的极贵之人。”

光波翼“嗯”了一声，又道：“我看这水边也未必安静，咱们还是再寻一家客栈吧。”

莫莢也点头同意，三人便绕着上林坊转了一周，却见那上林坊竟有大半个街坊都被一所大宅院占了去，那宅院朱门山耸，院墙高垒，院内林立的阁楼顶子碧瓦生辉，好不阔气。

终于绕到上林坊东侧的“温雒坊”，方寻了家“雒上客栈”。要了上房，莫莢忙到房内施展寂感术。

不多时，莫莢收了忍术，说道：“可惜，咱们晚了一步，那人已离开这里，如今已到了西方十余里之外。”

光波翼道：“这么快便离去如许远，想必便是适才咱们见过的那几个骑马的人。”

莫莢点点头道：“适才咱们见的那宅院那样子阔气，或许那人便是宅院的主人也未可知，咱们不妨去打探打探再说。”

光波翼便去寻了客栈的伙计，先赏了钱，再询问那宅院情形。伙计得了钱，高兴回道：“公子必是初来洛阳，竟不知道‘洛阳南石’。”

“洛阳南石？”光波翼反问道。

伙计续道：“这家主人姓石，乃洛阳城首富。咱洛阳城有南北两个集市，南市少说也有北市两个大。有句俗语说：一百二十行，三千六百肆，一百零八国，尽在洛南市。可知这南市有多繁华。这南市既是这样繁华，却有大半生意都是石家的，你道这石家可有多富！故而大家都叫这石家作洛阳南石。”

“原来如此。”光波翼又问道，“那石家主人是何样人物？”

伙计道：“从前石老爷很少露面，咱们从没见过。前两年那石老爷过世，他的独生儿子唤作琅玕的接掌了家业。这位公子爷倒不似他老子作风，只一味地到处贪玩，又喜铺张，出手极为阔绰，常常一掷千金，加上他天生一副俊俏模样，为人又颇有些才情，惹得这洛阳城里的姑娘做梦都想嫁给他。只是他至今仍未婚配，或许还没有瞧上眼的。”

光波翼道：“如此说来，他竟是个败坏家业的了。”

伙计道：“公子这话却说错了。那石公子为人虽然顽皮，经营生意却比他老子还要厉害，自打那石老爷死后，石家的生意愈发做得大了，饶是他如此大